

## 附 剛布巴大師依密勒祖師修拙火除障記

剛布巴夢天人告曰：「密勒祖師已成佛；汝何不往，師事之？」既往，依師修拙火，七日即不著衣而眠；眠而醒，覺甚冷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不必理。」剛布巴如前再修，七日又可衣，且見五方五佛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此爲能持五大氣故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當如前修。」如是復修三月；黎明，剛見所住房屋轉動，暈厥作嘔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此爲左、右二脈初入中脈相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當如前修。」剛復見大悲觀音甚多，相疊頂上，各有月輪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此爲明點甚多住頂輪相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當如前修。」剛復于黎明見黑暗地獄、殺人相；以白師，師云：「上半爲提氣入中脈相；下半殺人相者，汝之修帶太緊故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應如前修。」剛復見六層天人，互飲其上層所降甘露；其母在天，不得飲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左右二脈明點已降，中

脈則未開口，此後當行拳法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。」剛修拳法一月，身驚抖，口長嘆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心輪已到多數明點，當再多行拳法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。當勵力修，好者將至。」剛再修一月，見紅色喜金剛，以爲此即師所謂「好者將至」者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否。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。此爲紅菩提到心輪相，宜再努力。」剛復見勝樂金剛抱亥母，然皆白骨無肉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此爲白菩提到達臍輪之相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宜勵力修。」剛又修十四日。日落時，身忽等同虛空，六道衆生皆處其身中，一半飲月乳，一半飲日乳，口發烏烏聲，直至明日拂曉始散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此爲明點已入全身脈中之相，大手印與拙火得雙運矣；當再努力。」剛自見由上午起有輕煙相，漸次濃厚，直至下午，目不能見，匍匐而行；以白師。師曰：「坐此再修，氣向下壓。」如是大煙相滅；囑再勵力修。剛于日落時，見全身是骨，無有皮肉，骨上脈糾纏；以白師。師云：「修氣大勵力故；相好亦非，不好亦非，宜再努力。」剛于是夜三時中，上半夜念誦，中夜啟請，下半夜修拙火，未嘗眠，證量圓

滿。師告曰：「此後汝可歸矣；幸勿告人。」

右記錄自拙編《恩海遙波集》。是集余留德格時，聘請悟開法師度語，依巴邦親尊上師及那本、惹那多吉上師所譯紅白教藏文秘密鈔本；護法未許印行，雖經各居士強梓，皆遭中斷。其中有《打那拉達祖師密傳》，應入此集，亦恐爲俗眼所污乃止。安得普天下人胥開法眼哉！余嘗有詩嘆之曰：

秘本難教鼠目知，名山鐵塔付誰持？

可憐鈔倦行人手，六十萬言字字師。

# 西藏香巴迦居祖師大成就身教抽米朗足略傳

敬禮二地菩薩示現大成就身教抽米朗足祖師前

香巴祖師抽米朗足與麻巴、密勒同時，後藏日木人。父達悉，母仄喜。甫誕，印度大成就者阿母嘉飛至其家，爲之授記，謂爲一切有情依怙，當善撫養；既與文殊大灌頂，復飛還。十歲時，名齒羣幹波，不學能文；廿三歲，從潘波派遊，弟子已甚多，然師不然其見；乃從佐傾派學，具三百弟子。又從麻巴大弟子學噶馬迦居法，見、戒皆相投合。嗣赴印度，以家頗富，毀產易金；往遇上師多吉登巴，求授比丘戒。供金、削髮，師見髮皆轉成觀音，未之雜，乃惟授戒及勝樂五尊灌頂，傳法頗多。於初十供蓮師次，天花下降，天女十六來伸供養，人皆見之。多吉登巴爲

授記曰：「可回西藏，住世百五十年，廣利六道；圓寂後，侍阿彌陀佛爲上首菩薩」云。師復遍遊印度，參謁聖蹟。返藏途次遇盜，僅以手指，二盜嘔血死。到藏宏法，供養者多，復集成黃金數千兩；赴印度，轉供諸師。時遇麥吉巴，問所欲，答：「生則仗財助勢以護法，死則攜手并肩以往生，如是本尊，爲所願學。」乃得六臂大黑天灌頂，依師修十三日，親見大黑天。其後遍訪名師，遇勒古媽、蘇卡洗底等凡百五十位師。返藏，得諸供養，又遊印度；前後凡七次。嘗于金剛座，請師會集，到百零八位。普陳大供；諸師皆顯神異，飛舞空中，天花亂墜；施殘食次，空行、勇父咸來受供，印度男女皆頂敬之。嗣赴不丹，遇足屋吉等師。至是供養殆盡，頓成貧窶，乃閉關後藏彭隱，無可充饑者。欲陳六臂大黑天麵供，亦無麥粉，因兼請帶詰于六臂大黑天前。翌晨，送馬、牛、銀錢，頓值鉅萬。初住一月，供養弟子凡二千餘人，住地不能容。雞鳴時，定中見勒古媽曰：「汝往香巴隆（註）去。」因嘿識之。臨行前數日，一印度人求治病；爲驗脈，便曰：「當放血。」病人曰：「不敢。」然于言後飛升空

中，手中自放血下；復下地求治。曰：「血下過多，宜敷酥油、用灸功。」病人不從，復飛空，油火俱顯；爾時空行、勇士羣來圍繞。師乃頂禮求法，病人爲灌勝樂頂上五尊法。其法于自身勝樂頂，觀中央爲上師金剛持，前爲六臂大黑天，右爲紅空行，後爲四臂觀音，左爲綠度母。病人與同住一月，欲回印度；師之弟子求灌頂，曰：「汝師抽米與吾無異。」師乃爲弟子灌頂；不用事業金剛，灌瓶自飛來手中，鈴杵置空中不墮。病人約師去印度，謂可成無死。師曰：「有父母在；具諸弟子，亦不能離。」病人請獨往，師復留供十日，病人取道天空而返。師向空啟白，又從空現，說第四灌義。于是師始遵勒古媽囑赴香巴隆。病人爲誰？蓋即成就無死之雅火拉祖師也。香布隆寺建築宏敞，容量頗大，惟土著信心微薄，不許居；師謀別建，亦作阻障。師靡已化身無數，持武器進逼之，衆始信服，助經營；互三年落成，容三萬人。附近築小關房三百，以居依師修者。師忽示微恙，修六臂大黑天七日，見白尊六臂，病乃愈。蓋前雅火拉祖師所傳法也。是月以初八見喜金剛，十五見文殊。自是，病人來，師

入定，便令愈，不復驗脈、論藥、行灸功矣。時弟子已增至五萬，多談辯，寡修證；師不悅，欲赴印度。綠度母現其前曰：「止、止，于彼諸衆，當生大悲。」如是師縮身入寶瓶中，住七日定。弟子不得見師，五萬人同聲哭，震動天地；既出瓶，說法無間。某日，集弟子于廣垠草坪，師化天女來歌唱舞蹈，極其天姿；自朝達暮，始收攝；弟子無不起貪心者。翌日，復集會；弟子以爲天女必復降臨也，各懷愉悅往；師化忿怒尊無數，分持戔劍矛戟，作殺戮弟子狀，口發吽吽呬呬聲，頓足大地震動；弟子應聲倒地，莫不惶悚戰慄；既收攝，齊叩師所以；師淡然曰：「天女、勇士，皆吾化身也。」自是諸弟子皆以爲修證不可緩，談論無補心性，乃相率坐靜。一日，有居士名梗爵嘉至，供良馬百匹，金銀各千兩，求師顯化身示神變。師初穿巨岩、吞堅石，次乃升虛空，或跏趺雲際，或袒臥霞端，時或化一師爲多師，時或攝多師爲一師。梗爵嘉因求能如師變化法。師以大手印及幻觀法授之。歸而修僅十一月，成就神變一如師。某月初八，師入大供養三昧，其印度諸師咸集于虛空，既爲授法已，復爲之懸記

曰：「汝弟子將有十八萬，主要者六人。百五十歲後，往極樂，爲補處佛。」其後弟子果日增，在家、出家者皆甚多，苦不得直接親承。于是師囑安百零八座于大草坪；安已，師各現一化身坐于其上，以受衆弟子禮拜。各位化身，眉髮無爽；每座弟子一千圍繞。師知其中有一人具疑心，囑修阿字觀七日以懺辜（即「罪」字）。當其圓滿，入室白師，師令出復入，則又見師已轉成勝樂金剛，其人頂禮，淨信乃堅。師令復出，而入，則又見師轉成喜金剛身。于此身壇頂輪現密集金剛，喉輪現大幻化網金剛，心輪現喜金剛，臍輪現勝樂金剛，密輪現大威德金剛。其人叩頭如搗蒜，俯伏涕泣不忍起。弟子日益衆，多諍論；師誡之，則陽奉而已。師心知之，乃飛往天空，七日不下。七日中，天女日來禮供承事；弟子日惟在地面修法懺摩而已。時師爲彼等講《彌勒五論》于天空壇上，弟子以是得成就者甚多。師時已百四十七歲，下大地，親見無量壽佛，曰：「汝惟三年耳。」師嘿識之。師之屬寺喇嘛八萬人，爲加當派某大寺所嫉。某日，乘喇嘛大都外出，圍攻師寺。衆惶恐求師救，師曰：「不足畏，毋自擾。」甫入

定，忽化生無數軍人，各持武器殺諸敵人；敵人皆倒地，自以爲死，而實非也。于是皆棄加當派而皈依師焉。是歲逢大旱，青稞顆粒無收，人多成餓殍；求加當等派諸大德修法，皆無應；遠近咸懇請于師，時已踰下種期甚久。而師乃令各播種，明日即雨，即生，即抽穗，即可充饑；後果驗。師現身常往諸佛土，各處山神皈依者衆。某山有惡神常殺人，師揮雹殺之，山亦崩裂，其眷屬皆來皈依。師護法中多有調伏具力山神、藥叉自新者。師既滿百五十歲，乃集諸弟子同坐大地，傳授六法，謂：「能修其一即可成佛；但知啟請，亦可往師淨土，決無有疑。」師每說一法，即現一法之成就相。說勝樂，即現勝樂；說大黑天，即現大黑天；說身壇五尊，即現身壇五尊。六法中以頗瓦殿，師于說頗瓦時，頂骨飛空，師乃棄肉身而現本尊智慧身于虛空，五色虹光圍繞，天花四墜，住虛空七日以應諸弟子之供養。師囑留肉身勿化，香巴法緣較長；化，則否。然弟子衆多，欲分舍利，強茶毗；骨中多現勝樂小尊，建大塔藏之；天女來供，七日不斷。

##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：

讀密祖傳，則孤高嚴峻；讀本傳，則堂皇富麗；弟子將安從？竊以爲操守當從密祖；若二利法緣相順，又安用長處岩穴？然順世易，操守難耳；行者當勉爲其難。抑又當論者：抽祖七次赴天竺，得師百五十尊，而結集心要法藏。嘗從本派大阿闍黎惹那多吉譯成中文，才十萬言耳，尚不及密祖歌頌之半；然簡要精微，余所學七派法中，以此爲勝。惜乎日本陷攸城，法本燼如；康、藏亦鮮有從此派者。然則法緣之障，不亦遠兆于不從師囑，強分舍利之一舉乎！所幸法既精要，早銘心版，日在修習；果有成證，則亦當續法脈于萬一也。

註：香巴派即取此地名。

## 西藏無死大成就者蕩通借波祖師略傳

敬禮無死大成就祖師蕩通借波前

西藏那兜貧家蕩通借波誕焉。八歲，爲人牧羊；狼草食，與羊能相睦。師見觀音菩薩囑難度，言時，天花繽紛；村民皆見之，以爲奇。十二歲，隨人經商，遇大水，驟不得過，師左右脅各挾一泗水渡。經商所得利，朝香布隆寺，悉以燃燈；空手返家，父母怒而逐之。乃發心學佛，從師五百。親見多傑羌、五方佛，勇士、空行常與爲伴；虎豹相友，野犬不吠；師爲說法，能令領會。羣牛從之修「觀音法」，單日嚙草，雙日餓伏。觀音、文殊常來師處，爲傳諸秘法。師赴印度，于梗里孟巴得遇無死大成就者畢哇巴，師見其手中所捧天靈蓋，現三千大千世界，因皈依之。凡薩加巴派所有法盡得之。其第二次赴印度時，遇勒古媽，傳以六法及諸秘要。又遇無死成就古德夏哇縷巴，受大手印法。于印度大成就者將逞雀

叟處，得六臂大黑天法。曾往羅叉國，覲蓮華生大士，得八諭壇法。平生好往無佛法處宏揚，故所過偏僻地帶甚多。遇大水，必爲造鐵橋，種樹木，建佛塔。嘗閉關西康木雅貢噶雪山，頗留神蹟。爲縫工，針針不離禪悅。有所得，佈施務盡，故常致困乏。茅蓬四角置空囊，翌晨則青稞充盈于四囊；蓋天人、山神所贈者。過加媽打處，遇惡土司，付之火中，不死；又投之水，不死；乃起淨信。因傳法其地，弟子甚多。男中得大成就者十六人，次等者一百；女中得無死光明身者五，次等者十六，三等者十八。即身飛往空行刹土者，男女共三十七人。經教善巧者，男女共五十八人。不墮六道之弟子凡五百。并其他地方言之，共百零八萬大弟子。享年百二十歲，于正月初四化光示寂。弟子等哭訴，復現于空中，爲說法已，下地受禮供七日，乃轉成一肘高泥相。今之拉薩寺及德格甘清寺，皆爭以爲唯我寺存者爲眞云。

###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：

抽祖距今約九百載，經十一代傳承始至蕩祖，實本集中爲時最晚者，亦本集所傳無死成就者之最後佐證也。無死者，肉身化虹光，身不現死相，其顯隱則視悲心、信心契合與否而定，不受時方限制。蓮祖以虹身飛王羅叉國；蕩祖既親往禮焉。其兩朝天竺，後抽祖約三百年，又得見無死智慧空行母勒古媽與蘇卡洗底。蕩祖之弟子打那拉達又後數十年朝天竺，亦見焉。蕩祖嘗修行于貢噶雪山；余于民國己卯閉關此山，亦曾見蕩祖行拳石山上所遺落臀頓足，深陷石內之痕跡。諸傳所稱神異事蹟，殆不可以稗史家言視之矣。當日諸祖之法與吾人今日所得固無以異；後起而修者，豈必無大成就如祖師之人歟？要在當人而努力焉耳矣！

## 不丹噶居派祖師大成就者舉巴佳縷軼事

不丹，蓮師舊所應化地，迄今無異宗。巴幫親尊既寂，曾自懸記轉生彼國王族中，迎請果然。信哉，勝地鍾大德！舉巴義即不丹人；佳縷爲印大成就夏哇縷巴化身。夏別有傳見本集。師示瘋行事，多爲肉眼所忌；然康、藏、不丹、尼泊爾，凡密法昌熾處，諸信士類能道其事；如是我聞，僅誌一斑耳。師棲息無定所，多岩處；每與兒童遊戲；檻縷、酒肉不忌，或長不食，或一飲數十斗。人問酒何去？則垂五指如雨降。時有香庚仁波切亦具神通，主持道場，備極華貴，出入護衛，人馬麕集；約角神通，謂當以所衣挂日光不落爲勝。師乃赤身，盡以破絮揮諸光線，如無所附。香庚亦以衣懸而禪。問何故？師對曰：「受人承事供養既豐，法施回向，或有小闕，亦屬細罪；未若赤身如余耳！」香庚竟以此病，修各種法不能祛。時師已他適，派人四方覓之、求懺悔。既至，作大三角食供品，可童

子高。師坐觀不動者，數日。一日，忽呼送食子去。衆請何方？師不對。師例遊行各處，昇者隨之東西，終不見棄，復歸香庚處。香驚起曰：「何不吉利乃爾？」師乃以食子向香庚身撲，香庚霍然，頓去其病。師之意，殆香庚自心外無魔歟！師一日正捫蝨于所居岩口，薩迦班支達騎馬，前後百數侍從擁過，乃引吭而歌，使之聞之，曰：「我處岩，而捫蝨；君騎馬，人之賊。」班支達合掌，嘿然內敬。嘗遊拉薩，拜旃檀佛，哭而歌曰：「衆皆佛，總不如；君不動！衆奔衢！」復朝噶馬巴大寺，闍者以其檻樓阻，初無人介曰佳縷也；因反身取石七，而復詣門示闍者；見檻樓如故，凝視其掌，則煜煜發光，金錠盈握；驚喜請入，曳破絮片片落。入見法王，拜罷，供一金；餘六另置一處，向之亦拜，曰：「匪君不能見法王，亦當拜。」王笑曰：「吾之侍者固肉眼，不識大德！」既返，途中有人齎十六尊者布相，將求法王開光。師曰：「試與我觀。」乃鋪地，蹲其上，大放厥屁；忙裹之以還，曰：「路遠何不歸？余已爲汝開光矣。」其人既陋其檻，又醜其貌，益厭其粗卑勝凡愚，以爲狂；腹恨而已矣。仍就

裏以求于法王；王固有通，曰：「已開光成金身矣！」其人啟視，果金光遍十六尊身；大便云乎哉！某大活佛，騎馬過佳縷岩；師曰：「活佛亦修菩提心否？」曰：「焉不？」曰：「何騎汝母？」活佛勒韁駐蹄入定，泣而下，終身不騎馬。其感人遍聖凡如是。某區區長好殺，奉上命日賚宰後羊肉十頭，鮮血紅遍途。師固能殺而善射，射必中，中必生啖其肉無餘肋；因往該區射野鹿及王家羊，不擇。區長捕之，曰：「汝非知名大德佳縷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何好殺？」曰：「區長誠好殺；某未嘗殺。」區長拾鹿、羊、牛皮毛，堆如丘阜；師一彈指，皆披毛而走，或鹿頭羊身，或羊頭牛，或鹿身羊；今此類畜種，身首各異，猶散見該區焉。區長皈依、戒殺，其上亦蠲所征。某村苦旱魃，延詣大德禱雨，不獲；然道場莊嚴，鼓樂喧闐，已振動一時矣。不得已而試求諸師；師曰：「可集全村糴粃來。」曰：「正苦青黃不接，他事唯命。」曰：「汝等以爲求不應，則不必求我；如信其必應，則一朝夕得新青稞，何用此老糴粃爲？」衆因從之，亦有偷存少許者。糴粃集成山；問尚何所需？曰：「無所需。」師乃

倒立，垂其裙，張其肛門，呼曰：「請盡其所有糶粃，由肛灌入腹。」衆人雖心疑其狂妄，然不敢不作，蓋其他正規求雨法，已行之盡矣。師腹如無底海，一山糶粃納盡，不見便便。大呼曰：「有偷存者，速取來；否則悔將晚矣！」竟不至。師于是乃大放厥屁，直沖一山糶粃于九霄外，各化雲作雨；一夕，青稞盡熟。偷存者果不得雨。師未嘗不可一彈指令全村青稞頓熟，而多此一番玩弄，亦遊戲人間常態耳。若以名相習氣論，倒立表某法，肛門表某智，則鑿矣。某格西圓寂，正作第二七祈禱；師過其家，知將投犬胎，亟欲救之，不得其所。弔客少女迎面來，攫之，請交，將攝還其識，令重得人身。女不從，心念曰：「縱交，亦豈宜在途？畜生！」師長嘆去！女弔後以告壇中主座，主座曰：「汝何愚，大好恩澤，竟交臂失之！」女返，急遍覓師交。師曰：「遲矣！」女徒然急，然妙哉師終不告其所以。不丹某老嫗將死，以平生所愛松耳石咐囑其孫女曰：「吾惟信佳縷，以此供，請爲我作遷識法；勿供他人，勿以其狂忽之。吾十有五，疑其爲狂人；三十而驚其神；四十始不惑其所行；五十而知果爲聖；今七

十，從吾心所欲，未嘗不應。汝父之父已逝，汝父又已逝，吾嘗爲彼等道其事。汝幼不知事，幸勿贈他人，而負我英靈。」嫗既寂，孤女遍覓師不可得，哭而求之。忽見蹲兒童隊中，角擲瓦子。女長跪而供，求遷祖母識，以爲必大搖鈴鼓，大呼吓吓，則可令其祖母往生也。師殊不然，受其松耳石，擲於其箭彀中，曰：「松耳石，入吾彀。」又擲一瓦子於天空西，曰：「汝祖母入住蓮苞。」歌罷，與兒童角瓦子如故。女疑之，乃索還松耳石，曰：「死，大事；豈能如此以遊戲脫之？」師倒彀還之，曰：「松耳石還若。」再擲一石於地下，曰：「祖母仍入地獄！」女不信，以供大寶法王，王曰：「汝祖母已得生西；因汝索還松耳石，又墮獄矣。汝何愚哉！竟不憶汝祖母易簣之訓。」法王固早心知其巔末矣。女哭，還覓佳纓，又遇于途，仍在角瓦子。師遙見之，揚一石于空西曰：「松耳石再來；汝祖母重住蓮胎。」女供，求懺悔，伏地，忽心念：師之瓦子，初、西擲空，次、下擲地，最後擲西，皆不見有著落；神乎佛也。松耳石不足方此瓦子，吾今始知祖母七十年始知一人；起而遍傳其事于山村。五代班

禪求「長壽灌頂」于師，師約明日往；侍者問當何所豫？曰：「一物不用，我自至。」至則以其隨身之糶粬撲其頭面，皓皓如雪人，納酥油于其脣，以死人脛骨吹其耳，曰：「灌竟。」其後果享壽百七十三焉。

### 弟子陳健民論讚曰：

衆生皆肉眼也。老嫗七十年始知一人；唯莊嚴法王足證之。卑褻褻固失之密勒；若忍遊戲而不爲，其用心尤苦。平易行與瘋狂行，孰敢軒輕哉！

圓月軒

瑪幾腦準祖師略傳

及其施身法等教授

後藏 裝巴阿叟 度語  
攸縣 陳健民 筆受



# 媽幾腦準祖師略傳

敬禮上師、本尊、空行、護法海會前

敬禮智慧母前

媽幾腦準之略傳，及其親傳施身法，與其他教授、懸記等，分述於後。初述媽幾小史者，此中二章，第一章爲本身小史，第二章爲其事業。

## 第一章 本身小史

媽幾身爲智慧空行，三世諸佛所出生，語爲般若母，心爲金剛空行。爲救衆生，初生於龍昆尼聖地，而爲王網取拔巴之太子，名朽籠孟隆。入學後，讀誦書寫，詩文莫不擅場，隨見即知，不假傳習。五歲通達一切文藝，人稱爲佛之化身。十歲，從比底班札受比丘戒，法名端舉壯波，與師同住三年，於《般若經》，及密宗教義，優於其師。師乃授以四瑜伽，實修

之中，見諸境界，稟告其師。上師自云：「我未足爲汝上師，可往桑林，進謁成就勝樂金剛者，古魯惹那，彼必爲汝印證，可依止之；密宗果德，可望成就，能救多數衆生。」翌日，依示前往，得蒙古魯惹那攝受，授以勝樂六十四壇城灌頂，竟登上品悉地，能飛行一切佛土。上師囑赴菩提場金剛座，時年已十六，曾與回教徒辯論，十萬回教徒皈依之。

住金剛座四年，至尊大救綠度母現前授記，囑先閉關，爲利衆生，當再生西藏。因就北方屍林閉關。屍林中有藥叉女，手持鉞刀顛器，左脅挾有卡章加，忿怒告曰，「汝何不閉關他處耶？」言次，變化各種神通，以威脅之；彼不爲所動，藥叉女變化自息，供以心咒，誓爲護法。某日清晨，見無我母及其十六（一作十四）伴女，懸記曰：「汝可赴不打里閉關，然後轉生西藏。」言訖如虹散去。彼心有疑，自謂：「我年尚輕，今此成就聖地，似不應捨棄，且西藏人甚野蠻，我何能調伏之？」大幻化網五尊現前，爲之釋疑，曰：「汝往不打里洞中閉關，修士舉朗木那牙本尊，可以具足調伏藏人功德。」教已，頓隱。其護法導彼而行，縮地，頓至洞中；

精進修習前述本尊，終二七，共道神通皆得之。一月親見本尊，土舉朗木那牙及其壇城；即於此智慧秘密壇城中，本尊親爲灌頂，亦作必去西藏之懸記；其後本尊及其壇城，皆化光入其心中。又修一月，至尊綠度母再來懸記去西藏，亦化光入其心中。次月初三依怙無量壽佛，初八觀音，初十蓮師，與其空行海會衆尊，皆來傳予妙法，馬豬雙運。秘密壇城中，如上各尊，皆予授記，必去西藏。空行、勇父，各申供養，勸其去西藏，救度衆生；自初十至十四日，疊請不止。十五日清晨，中央藍色空行母，具莊嚴，脅挾卡章加，手持鉞刀，忿怒告曰：「汝必去西藏；我今殺汝，汝入我心。」言下立殺之；其心入藍色空行母心，時年才二十耳。藍色空行母，引其心至西藏地方之腦幾嫗糠，入其母胎，即出生女身之媽幾腦準；腦幾其出生地也。如上略述媽幾腦準之前身。

腦幾嫗糠位於巴當朽之下方；中有大戶，名爲挫麥，世爲望族。其父名法月，母名捧獎；父母皆健康，性情和順，奉公、御僕一本仁慈，三業清淨，信心純正，事親能孝，弘法熱心，人皆稱之爲菩薩，掌握五百村

莊。入胎時，正當圓月；夢兆瑞相，不一而足：母夢四尊白色空行母，各捧碑礪寶瓶，爲伊沐浴，身頓安適；黃紅綠色各七位空行母，供養其母，而告之曰：「我等之母，將入汝胎。」藍色中央空行母，曾殺其前身，而取其心者，亦至矣；具有天青色四方空行，各具莊嚴，侍立四方。中央藍色空行母持刀作欲殺狀，而告之曰：「汝之無明，我當飲盡。」乃立剖其母肚皮，取其母血入天靈蓋中，與四方空行母共飲之。飲后，吹海螺，聲音宏亮，可聞全球。海螺之上，有白色阿字，放雜色光，入其母心中；次由空行母心中，放雜色光，從其母之頂，直貫而下，住其心房；餘四方空行，亦同時放光，圍繞母身；最後中央之藍色空行母，化成如日光明，入於其腹。其母毫無畏意，但覺安樂，身既輕快，心則了達諸法，無所不知。一切皆與受胎前迥異，大樂直至醒後十六日不斷。是日黃昏，村民姊名阿畝者來告其母，曰：「某得善夢，特來相告曰，我夢諸天，已降汝家。」其母亦自言如上佳兆，并賜阿畝飲食，請其詳情。阿畝曰：「今日卯時，余夢汝屋，高過三倍；屋上金頂，亦高三倍；上懸金傘，四方各有

銀鏡，如彼滿月；風吹光閃，大地皆沐光明。四方各有空行母，各吹白螺，四洲盡聞。四隅各有大幡，風吹鈴響，其音清雅。屋簷滿懸衆燈，光射斗牛。天空忽有紅光一道，直入汝屋中。我問：『吹螺者爲誰耶？』汝女則答曰：『彼等皆佛母也。』又見室內，滿布法器，因問：『汝家誦經耶？此佛母究爲誰耶？我可否入內參觀？』正欲起身，乃從夢醒。「其母聞之，亦驚喜勝常。頃刻間，其女佈米亦來報夢，謂：『昨夜夢白色光明，入母身中，全室爲之輝煌；有女持杵入室，問余安否？余問女從何處來？謂從不打里洞來。問此洞屬何地？則曰印度。問伊爲誰？答曰：『汝何故不知，我乃度母也。』我正生疑，欲抱此女，女向母親身去，忽然而醒。」如上佳夢甚多，未及詳舉。其母受胎，年已四十八，面具皺紋；今忽轉紅潤，青年容光煥然，與十六妙齡少女無異。自此身體輕安，心地快樂；瑞相疊生，言不能盡；晝夜皆見光明，環境皆發寶光；能知他心，神通具足；母所預言，口碑載道。

女處胎中，纔滿二月，即在胎中，發出「阿、哈、那、里、沙」，五

部空行咒種之聲。三月即呼其母曰：「媽媽，請爲我預辦白色衣服，熏以塗香。」母果行之。是月月圓滿時，乃降生焉——虹光呈現，異香繚繞，天樂大作，天花亂墜。其身充滿寶光，足如度母而坐。坐甫定，即開口請問：「媽，貴體安否？」問已，連聲念阿字不斷。家人見其舌上有啥字，ṣaḥ放紅色光；額前兩目之間，有直目，具五色光；其睫毛如馬尾，亦放光；髮上亦有白色阿字，放白光，如小指許；其光入舌間啥字，啥字化光入舌，不復見。其姊佈米爲著新衣，而懷抱之；飲以酥油、白糖相和之汁，不受；三目仰視天空，髮上阿字化光入心，智目之光，亦收入體內，乃低頭以視佈米然後受其汁；東向而臥，凝視其母，其母歡喜。復就佈米懷中，卻令母安息，然母并無疲倦。翌日睜目，仰視佈米；佈米以告其母，謂三目美麗，得未曾有。其父經商於外，聞得一怪物，面有三目，以爲不祥，聲言欲棄之。佈米因裹以衣服，隱藏密處。其父到家，佈米佯爲不歡而告之曰：「我家得一怪女，我將棄之何如？」父曰：「且先讓我一視。」佈米抱來，其父細心觀察，見智目中，有阿字放白光，蹊間指甲，

皆有「唵阿吽」三字放光，全身有虹圍繞，乃轉歡樂，而教其女曰：「此女非怪物，乃真正空行母。汝當好爲看護，秘密養育，勿令人見。」三歲身體長大，常念六字明，及度母十字咒，及「唵阿嘎斗哈那里沙。」朝夕佛堂頂禮，不須教習。五歲開始讀經，母親教之，一覽數行，如宿學焉。八歲能爲母親誦經、講解，又善書寫。村民稱爲神女。就師讀《般若經》，每日能誦兩遍。師報其母曰：「此非尋常女，必係空行母化身；我之智慧不足爲彼之師；我智如螢光，彼智如叢林大火，宜名智慧光明」云。自是村民朝禮者日多。此上言媽幾腦準空行母之降生及家教。

事既聞於王家，王欲召見，母乃攜往。既入宮，母有畏心，低首不敢仰視其王。王曰：「汝遠來得無辛苦耶？」母不能對，媽幾代答如禮；諸班支達，近王座者，皆暗服之。諸吏則曰：「如此三目，無乃怪像歟？」王乃考驗之曰：「汝能誦《般若經》否？」女對曰：「能。」王乃出經囑誦。女一口氣誦完，毫無錯誤遺漏。班支達乃進問曰：「汝能通達其義否？」女滔滔說般若空性緣起之理，滿朝嘆服，得未曾有；苟非空行母化

身，孰能如此耶？王招之近前，細審其智目，發現阿字放光，心更歡悅；問其名，則對以「阿準」。王以出生所屬地，爲彼治下，賜名腦準。此即媽幾腦準大德之緣起也。復賜以新衣、氍毹長鞋，且留其舊者，以爲王家國寶；又賜其母，馬三匹，日用要具共三十件，并囑其母曰，「當心保護其聖潔，勿令與惡人相處，而被染污；將來西藏全族，必蒙其福。」於是回家。此聲聞朝廷之大略也。

此後五年中，拋棄一切俗務，專心侍母，誦《般若經》五載，從無妄想，縈攬戶外。時已十歲矣，每日能誦四大卷；及至十三，則倍之。時母已往生，既遇格西阿登囑自讀短篇，讚其讀音正確，許爲解析奧義，於是從格西偕其姊佈米學法數年，五道十地，圓滿通達。格西自認，非所能及，乃介紹之於札巴安息前。此師功德甚大，門徒亦多，聞佈米率其妹媽幾到，即問曰：「聞汝妹記誦書寫皆推冠軍，即此女否？」佈應曰：「然。」札巴安息曰：「可否與余之高足比較優劣？」媽幾急回報曰：「敢不遵命。」於是與其最佳弟子，假巴傾居舉，同念《般若經》，假纔完

成四卷，媽幾則已十二卷。其師嘆服曰：「汝竟三倍之；門下無可與抗矣！」

姊妹二人雖同學於此師，然志願大異：佈米則欲往生，媽幾則欲度生。媽幾曰：「汝欲往生，可速閉關；我不欲去，欲救衆生故。」佈米果閉關三年，化光而去。媽幾於師處，得法甚多，師乃授以阿闍黎灌頂，囑代傳法，并賜以衣冠、綢帶。衣、紫袍外披、白襯內著，帽則如蓮花形，鞋墊高五層，帶則五色，左右分繫。媽幾注目視帶，忽轉加長，可及全身數匝，益增美麗。師笑謂曰：「汝既年輕得此冠帶，倍增美麗。」媽幾略示羞態，彌加恭敬；安住師處，不欲他去。師供養之四年，僧衆咸稱揚其才德；名聲不僅及於全藏，亦且傳至印度。此媽幾最初揚名全球之大略也。

聲蜚印度後，感召當巴桑結由印來訪，既至門前，乃問附近居民曰：「印度不打里班支達已生西藏，其名腦準，於今何在？」彼固知之，特假意問。時腦準亦夢白空行相告：「印度大成就者，明日必來相見。」腦

問：「爲誰？」答曰：「當巴桑結。」翌日晨聞有人問，乃出而迎之；頂禮不受，以頂相觸。腦曰：「當巴仁波切降臨西藏，因緣殊勝。」當巴亦讚之曰：「智慧空行母媽幾腦準，降誕西藏，爲利衆生，較我偶來，尤爲殊勝；我之來也，聊表隨喜耳。」腦乃合掌恭問曰：「我當如何修行弘化，以答雅意，不虛此生耶？」當曰：「汝乃自在入於輪迴，勿念親屬，信心上師，具足厭離，滅除物欲，往來山林，自尊佛慢，如天中日；自有天人集合，助汝弘化。」當巴乃別。

繼當巴而來者，有瑣郎假巴，擅場三藏四部，具足成就，曾爲多人講經說法，世法皆已拋棄，亦不貪領徒衆，常居蘭若，惟渡有緣。一日，來見媽幾腦準曰：「汝在理上，智慧固大；然於其事，確已證得否？」腦準曰：「我於五道十地，無不通達，豈非事耶？」瑣郎曰：「汝之智慧，屬識邊之理；惟切實證量，則爲理事雙融，爲智邊之事。」問：「如何方得此證量耶？」瑣郎曰：「汝作此問，即是識也，而非證量之眞智；一切法當從心證之，由內心證得，方爲到量；如得此量，則舊識不生，新心契

智，妄想、分別、善惡等皆已消滅，愚昧永除，智如火炬；心地當掃淨，此即事之根本。」瑣郎乃去。媽幾得大加持，於《般若經》中見此等事，而得證量，無分別心，無糾纏心，智如旭日，我執永罄；以前好莊嚴，今則如乞丐；以前但友堪布、阿闍黎，今則亦與瘋人、癩者相處；以前惟住寺廟，今則可住病房；垢淨平等，親仇平等，好惡平等，生熟平等；以前但愛美食，今則可餐穢食；以前但喜恭敬，今則不厭忿怒；八風不生，一心平等。一年之中，專住平等三昧，時年已二十矣。此名師加被之大略也。

其後廣辦供品，七牛之肉，八騾馱稞，赴嘔幹捌（寺也）請求瑣郎喇嘛，爲之灌頂；舉凡加持灌頂、心傳灌頂、四大普通灌頂等，媽幾一一得之。其感應亦不一而足。最初智慧身入媽幾身時，立即飛昇兩肘高，手印明顯出現；次語灌頂時，父音母音，各梵文出現，六十音韻，自然發出；次意灌頂時，心住空性，金剛之定，牆不能礙，能在高空飛舞。

時有龍王，名泰緊，忿怒害人，人過其水，不敢視之；媽幾定中加持，龍王因畏生病，因病更怒，召集龍宮兵將，多方害媽；媽以其施身法

供之，龍不能害，反而轉善，具誓皈依，以心咒供媽幾，而永爲護法焉。其他龍王皆相率皈依，而受媽幾之戒。

某夜通街那木、杵媽那偶等來，爲授第四大灌頂。從此一切世間，人、非人、鬼、神，皆能攝持自在，置於淨土。又勝樂廿四壇中一切空行母亦來加持。勇傾母，於遶十方佛後，授記曰：「瑜伽母，屍林之中可隨意去；爲一切衆生，發大菩提心。」翌晨五時，至尊度母爲媽幾灌頂百次，且授記曰：「印度大成就者，堆巴巴札節將來西藏，當與雙蓮；爲衆生事，必得聖子；汝之施身法，必如旭日麗天，從此永不退轉。」授記已，化虹光去。

翌日，乃入師室，僅披薄衣，隨讚隨禮曰：

無明已無如裸體，無羞之心恭敬禮，無罪之心禮敬師。

能度衆生入淨土，如是上師前敬禮。

能免地獄苦難者，如是上師前敬禮。

修加行已，復請密灌，而獻密供曰：

身心爲基地，八識爲八洲，四肢爲四寶，上師三寶前，本尊空行衆，以身曼達供，敬請加持我。

再求勝義灌頂，而獻勝義曼達曰：

最深法性之曼達，心地淨光爲基地，了義之語爲供米。緣起空性淨大樂，本尊空行母前供，加持勝義之灌頂。

所有四灌勝義，媽幾心中已能通達；對師信心較前更堅。所有大手印、大圓滿、那洛六法、多哈歌德等，皆得傳授，而悉了悟。喇嘛即吩咐伊赴拉薩。此其最高學歷之大要也。

其後師命赴拉薩弘化，遵之。曾於旃檀所造文佛像，禮敬祈禱，得感虹光布天，天樂大作，花雨繽紛，瑞相甚多；一切善信男女信心增長。媽幾爲彼等說法時，拔當巴桑結住在朋佑地方之寧普鄉。其空行、護法告以媽幾來朝，當巴即出定，欲相見。時媽幾正在寺外經行，繞寺三匝，與當巴相遇，乃頂禮之，請其救度一切衆生。當巴回以頌曰：

具足四智之腦準，原爲勇傾母化身，三種傳記已啟開。

調伏惡世之魔軍，媽幾腦準已蜚聲，我與諸天皆敬禮。

我爲汝事表隨喜，汝之功德大悲心，方便活躍之行者。

度一切衆生淨土，如此大事我謹祝。

於是爲傳紅教之無上智、八諭誓壇等法；媽幾皆心領神會，如量證得。拔當巴桑結復爲祝福，媽幾頂禮謝恩曰：

父！一切智一切見者，當巴！三世一切佛心子，

一切有情之上師，化身佛前我敬禮。

如是依師住三年。一日，當巴昇堂說法，昭告大衆，使知媽幾腦準之懸記。

腦準爲智慧空行母、三世一切佛之母、一切智慧母之母、亥母、無我母等一切空行母之淵源，法性智慧、藍色忿怒中央佛母化身。由印度而降生於西藏。其授記紀錄，見於《顯當寧吉北經》八十二品中，謂：「三期末法初葉，西藏當有佛母降誕，具有度母之聖名」云云；又《醬北札舉經》中亦曰：「佛法之末法初期，西藏族中之北方智慧佛母之化身，媽幾腦準，

必降生。」此上爲當巴僧堂昭告懸記之大要也。

媽幾之母，死後生度母淨土中，時媽幾纔十三歲。十六時，其父亦棄養，生於印度，亦能多行善事。二十歲時，其姊閉關而逝，肉身化光，尤爲殊勝，亦往度母淨土，母女相會。其兄名廈嫁獎寸能了知一切法性，出家行道，成就功德。其弟名北于豈斗，具足信心，得大加持，福德增長，爲當地富豪。媽幾離師後，即往喇嘛札巴處。此上爲其家屬之大概情況。右爲本書第一章媽幾之略傳完畢。

## 第二章 事業

此後第二章，詳述媽幾觀機施教之情況。

當其隨侍上師札巴，其師之女施主，乃一富婦，有夫而無子，欲誦經求子，請求喇嘛札巴，以其女弟子媽幾相讓，爲彼專心誦經，願以所有一切供養之。上師許之。一月誦《般若經》三十次，富婦以所有財產與之。媽幾請問上師是否可受？上師札巴及上師瑣郎、那木皆許之，謂：「以此廣

作有情佛事，因緣甚妙。」是夜，空行母媽木來告曰：「印度班支達名堆巴巴札節者，可以相遇；如此利益有情之事，可望開張，得不退轉位。」言矣，化光而去。卯時復有藍色忿怒空行母來，亦吩咐曰：「佛之化身，堆巴巴札節將來與汝秘密雙運，智慧方便，結成佛子；為有情大事，不可推辭；汝可登十地。」言已，化虹散去。次夜，又夢七位白色空行女，開口同聲曰：「汝瑜伽女，與印度之堆巴巴札節有妙緣，宜與雙運；心勿執著。」由是媽幾心自念曰：「此等懸記，或為魔說，或為佛說；二師神通中已知之否？」

次晨，白女騎白驟來，請媽幾曰：「媽幾佛秘密智慧母、金剛大持母，我特來歡迎你去。」媽幾問：「汝從何來？」白女下驟禮拜曰：「我為端居假木喇嘛堆巴巴札節所使而來；汝為主婦，為智慧母。」媽幾曰：「堆巴巴札節，屬何階級？住於何處？」女曰：「堆巴為印度歌沙那地方人，父為釋迦族，名惹那洗底，母名三昧地。堆巴為佛之頂輪化身，名巴札節，三藏四瑜伽，外學內證，無不具足，為勝樂成就者。以汝為勇傾母

化身，故來此地，并遣余歡迎，汝可騎驟而去。」翌日上午，騎驟而去，路過寫準地方，有念經者寫繞棒，善巧三藏，管理僧衆三百餘位，正在講《大般若經》。媽幾入席旁聽。格西曰：「具三目空行母即是汝耶？」媽幾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汝於《般若經》必善巧，可否與我輩辯論？」媽幾許之。格西七人加入皆敗；三百僧衆咸稱爲真正空行母。寫繞棒並要求與媽幾同行，去見堆巴巴札節；媽幾許之，遂同行。

既至堆巴正在爲其施主舉行灌頂。其人身紫色，目紅色、忿怒轉動；見媽幾至，問曰：「汝不辛苦耶？」口操梵語。媽幾對曰：「瑜伽士從印度來，心不困倦耶？」言已，直入法堂，爲施主誦經。堆巴巴札節，常與談話，印度佛法歷史。相處約半月，時當白月初八，中夜二人雙運，發出大光。施主以爲火災忽起，乃起而視，則見媽幾室中，五色虹光充滿，白、紅二色特強，如日、月相合，從室中放出。施主心畏，返入寢室，復睡。翌晨，施主故意先起，則見堆巴從媽幾室中出。施主不敢啟問，既見媽幾，乃問曰：「昨夜堆巴與汝雙運否？」媽幾直認不諱。施主曰：「我

見光明，信心甚強。」上師札巴與瑣郎皆讚美此種秘密因緣，謂：「利益有情，殆從此始。」

其後二十三歲，二人同居；二十四歲，出生一子，名曰舉巴。前、後藏聞，皆不隨喜；二人亦不以爲辱。二十五歲，又生一子，名曰舉叟。三十歲時，施主供食，媽幾作會供輪，智慧空行母衆如雲集合，人皆仰之；是時又生一女，名曰舉準媽。三十四歲去拉薩彭鉢處，住郎蕩家。三十五歲空行懸記甚多；心悲輪迴，乃將其女留住彭鉢，直赴那堆，再謁以前兩位上師，補傳各法。當瑣郎將傳彼亥母心輪五尊時，媽幾供以頌曰：

能述體性智慧者，此上師前恭敬禮。能賜成就果德者，此本尊前恭敬禮。立破證德圓滿者，此佛陀前恭敬禮。信心正法無貪者，此法寶前恭敬禮。供之能生福田者，此僧寶前恭敬禮。能令無災無難者，此護法前恭敬禮。我於未成佛之前，三根本三寶前禮。請賜無上大加持。眼耳鼻舌身全供，貪嗔痴慢疑全懺，胎卵濕化全利益，

請轉無上大法輪，請常住世利世間，爲一切衆而發願。

於是媽幾又得一切以前未得之灌頂，凡網（灌頂）、籠（傳法）、切（解經），皆可自在行之。其後又爲補傳菩薩戒；媽幾得此戒時，親見文佛居中，右有文殊，左有觀音，下有金剛手；媽幾乃敬禮而頌之曰：

紫磨金色之佛身，有情怙主前敬禮；童顏悅色之聖者，  
文殊師利前敬禮；具足大慈悲心者，如父觀音前敬禮；  
能除一切魔軍者，金剛手前我敬禮。

如是禮讚已，文佛放光，直照媽幾之身；觀音傾其寶瓶甘露，直射其喉；文殊寶劍放光，直射其心；金剛手所持杵，放出無數小杵，觸其全身。如是菩提心戒等，皆已如量親證。上師囑其回拉薩，作度生事。媽幾請先禮當巴桑結，許之。媽幾到了里，即當巴所住之地。當巴預先知之；媽幾將到時，當巴早已率領丁里諸善信男女，出外遠迎之。媽幾頂禮已，求傳善巧之法。當巴乃許傳諸聖海會大壇城法，以大般若母、勇傾母爲主，四方四隅上下，各有空行海會圍繞；三世諸佛，在上加持；勇父、勇

母、八大菩薩、四大天王，乃至一切供養天女，如雲集合，圍繞於空中。如此大壇，禮敬供養之後，可以成就自在之力，可以免除壽命之障，可以開發神通之力。如是媽幾恭敬承受。當巴特爲製造五寶大壇城，供各種香花水果；正灌頂時，媽幾親見般若母、勇傾母及其眷屬降臨壇城，如實得到加持、懸記。當巴又爲紅文殊供食品，且頌之曰：

三輪之一切有情，一切目所能見者，一切大印爲供養，  
賜予身金剛成就。三輪之一切外道，一切耳所能聞者，  
語之大印爲供養，賜予語金剛成就。三輪之一切衆生，  
一切心所能思者，心之大印爲供養，賜予意金剛成就。

當巴又爲傳授風入中脈、風住中脈、風離中脈，各種善巧，身中法輪、法風自在法等口訣。媽幾與師同住一月。十三日，當巴又爲懸記其行化之山林洞穴等百零八所，利益有情事業，必日見擴大，山神百零八尊，爲之護持；其時媽幾年已三十七矣。此上爲再蒙師恩懸記事業之大要也。

一日，施主太準，縷登、闡加三人來媽幾處，稟告曰：「他人占卜，

吾三人不久必死。請予加持，授以深義灌頂。」媽幾許之，舉行空行縷舉灌頂，并供食子壹百；卦轉好相，後竟未死。媽幾加持力大，有口皆碑。至四十歲時，功德聲譽，如雷大震；前、後西藏、西康，莫不遠道來禮；利益一切有情事業，因之擴大。四大天王願護其法，十二登媽亦具誓護持。衆多居士請求受戒，并表示以後決不害衆生。關房護法空行母，七日一次來巡，人多見之。其他各師，多擁門徒，欲與辯論，皆不能勝；讚嘆媽幾確爲度母化身，師徒皆皈依之。於是人皆稱許，謂：「媽幾之法，能免四百四病，八萬四千災橫，能成佛果。」

當其四十一歲時，四月初八，其關房中，度母親自出現，爲媽幾灌頂，五方佛一一現前授灌。度母懸記曰：「五毒無有，五智周圓，五方佛灌，利益有情；汝可傳授，生圓次第，一切秘要之法。」於是五佛讚之，度母讚之，壇城收入媽幾之心。媽幾謝恩，復求度母曰：「如我雖無功德，然利生之念甚強，尚乞度母，破格加被。」度母笑顧周圍空行母曰：「瑜伽母，汝勿過謙，佛慢當具；一切法汝已了知，證量亦能通達。我於

汝法，略作指示：汝爲勇傾媽之化身；我與汝體性本一。具智慧多吉引網取媽即是汝，汝即一切法之根本。」媽幾曰：「吾母上師，請問何謂勇傾母之化身？何謂與汝體性本一？何謂汝即一切法之根本？勇傾媽如何觀想？」度母曰：「汝瑜伽母必然能知；汝之過去所作大事，我亦可爲汝說。勇傾媽者，爲一切法爲空性、爲無我智慧，二障皆淨；三世諸佛皆從此出，故稱爲媽；爲利有情，爲現妙緣，隨汝大願，可作祈禱。」

法性空體光明之大明點中，紅黃色莽字<sup>ཨྃ</sup>，種子放光，光中忽現勇傾媽，金色，一面、四臂，二足雙跏，頂嚴五佛，相好莊嚴；諸佛菩薩，周匝圍繞；所住奧明天宮，外內莊嚴，一如佛國。自心光明，放出綠色吽字入於勇傾媽心中，而讚嘆之。光明從勇傾媽心中放出，入六方一切佛菩薩心中。由佛菩薩放光入勇傾媽心中；此光復遍滿虛空中，現出多吉引網媽，爲語金剛，一面四臂；又出生多吉引網取媽爲意金剛輪；又出生多吉丟都媽，爲功德輪金剛化身，青藍色，一面二臂，攝持自在，具大威德，三界畏敬，能除一切人忿怒；至於媽幾本人，了知一切法，而利一切有情。

大事，則爲事業輪金剛化身；其頂髻上有金剛亥母，則爲身金剛化身；如  
上具足五輪，身、語、意、功德、事業，而集中於媽幾腦準。

媽幾問曰：「度母所傳諸秘密要法，我可否傳遍大眾？」度母曰：「不可廣傳，但擇極好法器，單傳。汝當於我所傳四印方便道與智慧正見，二者體性上合一而住，則大事可成，大業可行。汝瑜伽母法，亦大可推廣，最後得不退轉佛位。」度母懸記已，心中放出無量光明，布滿六合，收入媽幾心中，度母化虹光而去。其時正白日高昇，五點鐘許。此媽幾親蒙度母傳法授記之大略也。

媽幾赴桑耶途中，大黑天尊衣黑袍，歡迎之；護法神加那幹波，亦在歡迎之列。卜居康馬村，年已四十二矣。一夜，夢入花園，花葉千瓣，放雜色光，花上有瑣朗那木白色，虹光圍繞其頂，頂上坐有拔當巴桑結，此上有多切羌，右爲文殊，左爲阿彌陀，後有蘇卡洗底，前有度母，如化身佛像，放光加持媽幾五輪，身、語、意、功德、事業，圓滿成就，並傳授各法；四方白色空行母，各吹海螺，四洲皆聞，聲大驚醒。

翌日，日初昇時，其家夫婦、子女相會一處；各發大願，搖鈴擊鼓，讚嘆佛德。其夫乃回印度。長子十五，學習勝樂、阿閼佛、黑馬頭金剛等法。女年十歲，學習《般若經》及寧體大圓滿法。次子忽患瘋狂，媽幾爲傳除災法、上師不共法，并囑尸林中眠，其瘋乃癒；證量彌增，并赴桑耶，依拔當巴桑結出家，大行供養。當巴問：「當以何名？」媽幾曰：「此子爲其父之化身，三世諸佛體性，得蒙攝受，乃大因緣，宜名堆仰桑舉，意即父之證量、佛之化身也；日後於我之法，能修能證，能傳能廣。」媽幾乃以前夢告之，四洲得聞海螺之聲，蓋指此子也。拔當巴桑結乃傳以大幻化五尊法，及其他重要諸法。其子供養甚多，自稱拔當巴桑結爲其父；故後人亦稱拔（即父）——當巴桑結，媽（即母）——媽幾腦準，爲古薩里施身法派傳承上之重要宗師。此重要開派之史實也。

其長子結婚，未及修法。次子得各種灌頂後，所有印版及口訣等一切教授，皆已傳授；四個月內，完成起分證量；進修圓滿次第；三個月成就拙火；媽幾不共大手印施身法亦已修證，時年才十六。其母即囑其閉關於

下波地方，謂該地與彼有緣。其子啟程，路經一月；其母則於夜間六、七時許，飛身空中，次日日出時到下波，大作供養。問其子安否？其子答曰：「大悲降臨，感激異常。」媽幾又爲補充各種灌頂，并住七日，以加持其關房；勇父、勇母，多數雲集。其子親見其母爲金剛亥母，花雨繽紛，虹光閃耀，天樂和鳴。下波地神異常歡喜，願作助緣，保護其子，令無病苦。媽幾並囑咐空行母白彌惹吉米，賜其子飲食，令無饑餓。吉米具誓助之，閉十三年，令不中斷。其子乃入關，不與任何人相見；毗盧七支，常住定中。媽幾及諸空行，則飛回桑耶。

其子三月不食，全由定力支持。其後略有饑餓，乃自念曰：「我母曾親咐囑吉米空行母施食；伊苟違誓，我入深定，亦不致死，良以關房中，有地神護持，吾母親自加持，一切死魔、病魔、中斷魔不得入也。」頃刻間，忽見晨曦中有女子，身體紅色，光明遍身，手中持鉢，滿貯甘露。女子曰：「請飲此甘露，不惟免餓，亦且得樂。」其子不離本定，圓滿飲之，有味現前，全身大樂，世間飲食，所不能及；定境更妙。其子自念，

此爲世間空行耶，抑或智慧空行耶？若係智慧空行，我之證量可與交談否？空行母吉米曰：「我爲汝母之施主，而非汝之上師；證量不可與我交談。一切證量當秘密守護於自心中，不可生起高慢；起時當加觀察。正見、大悲，二者雙運，如是決定不可少懈。」言次，化虹而去。此後，每三年飛來一次。

當其第五年時，其母派一不相識人，前往察看，或生或死，門外試探究竟。其人既到，乃呼子名；子在內答之。其使者乃曰：「汝母囑我問候，凍否？餓否？辛苦否？」其子乃回問曰：「吾母安否？汝途中辛苦否？我以禪定爲食，不餓；以拙火爲衣，不凍；以空行母爲施主，不孤；以中觀見爲朋友，不愚；以佛道地爲房屋，不貪。請回報吾母，子唯念恩而已，并無辛苦。」其使者乃去，回報其母。其母讚嘆曰：「吾子成就矣。」

媽幾度人，如王道平平，衆皆趨附。西藏、西康、蒙古之格西、活佛、喇嘛、札巴官貴、平民、比丘、比丘尼等，五千人共處。尼泊爾、不

丹每年朝禮者，日見增多。法力既大，福報增長，名聲蜚揚於印度矣。此上媽幾弘法、其子閉關之大略也。

印度金剛座、所有大成就者、班支達等，雲集會議，謂：「我印度爲一切之策源地，今聞西藏、尼泊爾、不丹等地，有空行女，具三目，傳授大手印施身法，四百四病、一萬八千災橫，皆可免除；此法印度亦未曾有。此女或爲魔妖，或爲真正空行女，或爲地神化身，吞盡西藏等一切信士，極其威猛，息之不得，除之不得，此何故耶？吾人當遣人去，實地觀察。」大衆無不贊成。有人建議，如必派人，則當公推大德，否則去則雖易，回則甚難，有損印度聲譽也。於是當日選舉三大成就者，如鷹飛至西藏，媽幾所住之處。

其女見之，乃回告其母曰：「我見三人，身藍色，目深陷，睜目視我，衣黑色；此非西藏人，不知爲尼泊爾人否？」媽幾曰：「此爲印度得飛行成就者，速爲安墊，高加三層，抬手請入。」三人果入，安住高座。媽幾以印度語問曰：「印度諸大德安否？」兼及其他歷史問題。三人答

訖，乃問曰：「瑜伽母何以能操印度語？」媽幾曰：「我曾三次生爲印度人。」問：「生於何處？能記憶否？」媽幾曰：「三世皆知。」復心念曰：「此三人有神通，對我所云，必能深信；餘人則未必能盡知。不如乘此良機，召集各地，如西藏、西康、尼泊爾、不丹、錫金等一切信與不信，或深信、淺信，皆來會集，聽取媽幾與印度三大班支達辯論。」

於是五十萬衆，集合一處，媽幾皆布施飲食；其中亦有七十外道與四大翻譯師等在座。三人曰：「一切法皆由印度來。今汝大言，謂汝之大手印施身法，印度無有；豈不大謬耶？」媽幾興辯曰：「佛與法皆淵源於印度；然余之施身法，則由本人創造。試問印度佛教史中，誰曾先我而傳此法耶？」三人不能對。媽幾復述，佛法之發展與流布不限於印度，西藏何以不能有法耶？未來世界到處皆有佛法，豈止西藏耶？

三人乃追問媽幾之生處。媽幾乃當大衆，宣告其前生，生在印度之詳情。初述其讀《般若經》開悟，而創施身之法；多次經度母懸記印證，此法亦可以廣傳。次謂其前生生在印度，名朽籠孟隆，在不打里閉關，關房爲

至尊度母所加持。經過度母咐囑，始由彼示現死況，而生西藏。前生之身，經火化後，天花亂墜，天香充溢萬里，尼泊爾人亦能聞之；虹光繞身，頂髻現大日如來及餘四佛，各抱佛母；四肢皆現朗吉媽、取登等護法，齒上皆有左旋之海螺；腰上有阿字白色；脊下端初爲勇傾母，次爲丟松幹波；腹左、右度母，白、綠兩尊；心上爲觀音；胸前爲多切羌；身外體膚、身內舍利，皆雜色寶光。如上誠實之語，如設有疑心，請加觀察。有情之事，此生我已作一半，今年五十二矣；九十九歲時，當回奧明天，報身佛土。

是時會上，咸生信心；所說歷史，認爲真實。於是印度遣來使者，皆無疑問，而會上諸人，要求留藏多年，當作媽幾之印證人。拔當巴桑結，與另二人，能飛行者，送印度使者回印，并要求分取媽幾前身舍利，回藏供養。既送回印度使者，當巴等西藏代表三成就者，與印度五十二位班支達，偕往不打里洞，朝拜媽幾前身，皆已瞻仰身上各像，信心更堅。

印度五十二位班支達，皆欲請媽幾回印弘法，謂：「西藏無法荒地，